

經籍典第二百二十四卷

禮記部藝文二

服蒼玉賊

月令 以天子之服從此方色爲韻

唐獨孤申叔

天配五色惟春也蒼然地孕萬物惟玉也堅焉玉可久持故君子比德於玉蒼實正色蓋聖人形象於天歲既陽止色其著矣東方木德之令蒼本靈威之紀順其色繫象服是宜飭其容信以蒼爲美晶瑩兮其瑩如碧追琢兮其平如砥實同法服不敢違於先王有異象環獨見用於孔子若乃太史告立春之期天子迎東郊之時映乎元冕節以采茨瑟若生芻之色肅乎出藍之姿縈垂組而溫潤澤矣繫衝牙而左右流之質且異珪終乃磨之無玷色雖匪白誰謂涅而不緇故能間五玉先四服混元冕曜黃屋微白虹之皎潔對蒼龍以照燭豈非哲匠之所逢他山之所攻採此溫如之質擇其善者而從得佩之服之於此琢之磨之於彼齊蒼璧之獲薦異白玉之見毀色膺時用靈倅純漆之元彩非染成詎比奪朱之紫矧乎四氣莫先乎春陽五位莫首乎東方九有具瞻其尊也帝皇萬物咸賴其大也穹蒼我迺應春氣之德順陽和之則爲帝者之行節候穹蒼之正色叢四美而具宣冠

羣玉之攸克所以標嘉名於時令宜乎哉垂楷模之無極

躬耕帝籍賦

月令

一作籍田賦

闕名

帝王之德無加於孝乎惟孝之理惟農是先我上皇傳璽之二載聖主飛龍之四年日在陬訾祇事於九宮之位時惟戊己躬耕於千畝之田祥雲發於耒耜瑞雲掩於郊廓萬姓顙顙若百川之朝海九宮濟濟如衆星之麗天帝乃儼然陰華蓋被袞服戴冕旒佩瓊玉朱紘炯以照燭藻繹紛其繁縟敬齊之色既肅肅以雍雍禮樂之容亦皇皇而穆穆於是出甲乙之帳命先農之官設庭燎而晰晰陳量幣而箋箋旌旄夾於翠幕龔簾列於青壇然後華鐘撞焚燎舉馨香發乎聖躬煙燼感乎寰宇常伯撰播殖之器宗人掌牲帛之數既金石而問陳亦籩豆而靜旅晨光漸朗湛露初晞告九天之事畢將三辰之禮依帝猶懷神農之務穡想伯禹之疆理一之日於是躬耕二之日於是舉趾秉金耦而顙若駕鐵驅而禮矣將致美於粢盛遂盡力於耘耔望農祥之晨正知土膏之脉起所寶惟穀故大飲以勞農所貴惟人故躬耕以悅使俾夫三時不奪六府咸修遂放牛於藪澤還却馬於田疇道方齊於雨粟化實遠於焚裘務穡勸分顧勤於稷禹授時度地彌甚於殷周職乃分於九鳳政不

逮於諸侯豈非人和而俗阜亦將力穡而有秋是日命丞相巡行山林道達溝瀆因物土以分宜隨川原而刊木畫爲九野教種百穀實萬代之儲址況九年之所蓄猶以爲不躬不親庶人不信降趨車以徵求發紅粟以恤賑綈弋不加於嬪御茅茨永慕於堯舜祭惟司嗇蜡必田峻卽異畝同穎豈獨瑞於往年象耕鳥耘是賜羨於今運適有田父起而歌曰咄咄千畝兮理有疆濟濟千耦兮穰既夏躬三推兮供神倉分九屬兮應農祥粢盛普淖兮潔敬斯皇神之聽之兮將登穰穰

大合樂賦

月令

元稹

樂者制也所以道天和全人性故作之以崇德審之以知政王者敬其事而闡其道順其時而行其令逮夫季春屆期乃命有司且曰羣萌達矣播樂安之重以國經不可闕躬理必以時訂齊度於節奏被雅樂於聲詩選乃吉日總於樂師是用資於誨爾亦無忝於命夔由是司儀辨等庶工守位備絃管之聲陳匏竹之器祝敵邇邇而就列簏簾嶙峋而居次克展禮容而告樂備天子於是率九卿暨三事必虔心而有待俾陪扈而斯致既親觀於宮懸又何假以庭試若乃曲度是并不可殫名雜以韶濩間以英莖追宣尼之前聞是能忘味念師乙之舊說各辨遺聲考彼廢興存乎清濁安以樂

古今圖書集成

且知治世之音哀以思不雜異方之樂類飛聲於垂仁等潤物於流渥足使魏文侯之臥聽已悟前非吳季子之備觀難施先覺既盡美矣又何加乎諒從律而罔忒將克諧而不渝必在聽和知其樂也洩洩是惟反朴變其風也于于具舉不患乎聲希統同寧貴於和寡奚必響鈞天之靈貺而有殊焉想洞庭之異音更思古者誠夫天祚我皇恩歷遐昌掩邃古之嘉樂軼三代之盛王竊賀聲明之巨麗敢聯雅頌之遺章

反舌無聲賦

月令 以氣感聲
盡取以候時爲韻

張仲素

彼衆禽兮終歲嚶嚶此反舌兮語默有程蓋時止而則止故能鳴而不鳴青春始分則闐闐而爰語朱夏將半乃寂寂而無聲有以見天地之候有以知禽鳥之情爾乃觀其所來察其所以或羣或友爰飛爰止啄朱櫻而潛下嫋綠楊而暗起先秋而默恥競響於蜩螳擇木而遊契不言於桃李於是靜觀其妙先徵其比闕茲百嘯誠煩辭於躁人默若三緘象欲訥於君子徒觀其行藏以時喧靜惟允其鳴也有節其默也可準初疑管弦之並奏鏗爾曲終又似環珮之齊鳴訕然聲盡是以理契中寂道符閑澹陰陽象而止聲春夏交而知感晒城烏之夜噪向曙仍啼歎野鶴之秋鳴在陰常慘原

夫生乃依巢來而作候靜集林薄閑棲苑囿飛而無懼知皇家仁解網羅應不憊期答聖君信及鳥獸懿夫過其音調其羽結舌何異消聲可取鵲能囀鸞善舞鳳鏘鏘而聲樂鴈嗷嗷而音苦在和鳴而雖多於敬授而何補曷若動適其宜靜得其時伴元鸞之辭巢秋而俱去陪黃鳥之遷木春以爲期豈比夫嘻嘻者聞妖於亳社交交者見刺於秦詩斯則冥契陰鷺迴殊品彙標羽族以稱奇載月令而爲貴配鳴鳩之拂羽備歲候於三百十旬媿鵲鳥之吞聲應天時於二十四氣至矣哉隨時之智從宜之義抑斯禽之謂

世子齒於學賦

文王世子一作入學齒胄賦

王履貞

我聖人之有國酌古訓建皇極太學備崇儒之禮春宮習齒胄之則宗伯貳事司成奉職叶三王之教可知順四時之儀不忒域中於是乎宣化天下於是乎觀德旣而儲駕戾止虞庠肅清傾章甫之列駐和鸞之聲讓其齒也長幼之節著明其親也父子之道成達其尊也君臣之義行疑三善兮皆得實萬邦兮以貞故曰先知後爲上行下效弘當代之楷式奉前王之德教于以識尊卑之倫于以觀莊敬之貌大矣政本至哉化源膺禎嘏之丕列訪典謨之格言揖讓於詩書之府雍容於禮義之

門敬其學而德至親其師而道尊青青子衿其容不改聲聲諸嗣其福斯在則孰能不恭而志佚孰能不學而思殆所謂遵萬民刑四海也鄒魯儒士文在茲乎依稀兮翔集闕里髣髴兮詠歌舞雩七十子兮三千徒實將執經以問豈獨握衣而趨哉則知大學之義國風之始在明德在貴齒延師臣教胄子尊賢所以抗法講藝所以悼史有觀者曰玉琢成器人可不學亦因此習禮樂夫如是實國家之大柄而德行之有覺

白受采賦

禮器

獨孤授

白者物之正色采白人之發揮有善政之功何不合執必遷之性詎能非所以投質而丹青必應改作而元黃莫違玉色可移酒變美人之貌素容可化塵縉遊子之衣始以潔白爲佳無文是寶流行於一掬之緣遷移於五章之好假乎異物奚謂莫知其他變而從宜匪曰不恆其道是知白之美者采必加諸始謂不愆其素終成求媚之虛潔其身敢望於潤色污爲染勿訝其文如露變盤中之文氤氲而乍結雲改封中之色燦爛而潛舒然知素以爲貴文而後進棄彼涅而不緇從我動而無競知其白不足以含章美其文必滋乎彩潤豈舊染於妍色因物有遷靈委質以成文非我無信於是

推其嗜好窮其研究虛白爲文藻之宗繪事爲朴素之後坦然明白佩此以飭身婉而成章是期乎假手若以考自然之性明發彩之功專其容知變以爲義形於色不雜而爲忠英英之雲抱日之文何染鑿鑿之石補天之力何工如以素質莫問奇文是啟耀之以不慙之文居之以勿執之體可黃可黑將興墨子之悲或素或青未易殷王之禮不然者何以麻衣雖白兮采服斯有如雪之潔兮如濡已受黔生白鵠之羽赤點青蠅之首發顏色兮不辱其身離堅白兮莫失其守懿夫明斯理者然後知吾道之不苟

松柏有心賦

禮器

上官遜

觀卉木之庶類而松柏之異羣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挺千尺而恆冒雪凌雲抗高標於物外遠卑冗於代紛其幹則直其理則文驗受命於方地信無奇於此君於是載離風霜多歷年紀持本性而常茂抱幽貞而獨美太華之上森森映仙堂之峯台嶺之傍落落蔭靈溪之水經冬不改憐江南之竹箭乘春暫榮笑東園之桃李故見稱於前聖喻德於君子若其勁節可佳明心不忒實繁衆類生我邦國故將枝葉無隔於心源豈同橘柚有限於南北錯萬物以爲佐求其族而始得是以後凋之

義久不刊於魯經有心之言永昭著於戴禮吉士遠託咏亭亭於嶺上山叟時臨觀鬱鬱於澗底雖彼此殊軌而榮華一體若乃背徂年當芳歲林烟乍卷秋雨時霽僊侶或遊隱倫常憩莫不對偃蓋以灑灑仰僊雲而搖曳暢方外之遐遊滌樊籠之流滯若乃幽澗之側高岫之端葉離離而日來冬煖枝梢梢而風至夏寒不以無人而不秀又同美乎芳蘭至若大厦方構長材是求詣藪澤訪陵丘遠近必度大小所諏觀斯木之特達惟工倅而擇不重曰歲聿云暮兮何木不變惟松柏兮凌霜葱蒨儻有心之可嘉期君子之一眄

竹箭有筠賦

禮器

李程

喻人守禮如竹有筠俾修己以自守同固本而相因操持彰於歲暮勤德貴乎日新所以取彼後凋之色戒夫行道之人將以禦冬且見檀欒而守節比於藏器詎可須臾而去身若乃清霜翻元律改彼衆卉之具落同受氣於真宰何蓊茸而自異乃嬖媚而有待苟常其性寒竹何患於時移不易其心志士當懷於道在豈不以和澤自潤表裏相資竹無筠不能固其節人捨禮曷以法於時伊先哲之善喻作後代之元龜企於禮者勤而行之苞本之時已包周身之防疎莖之勢更叶凌雲之期當

其冒霰停霜雪披風靡諒青青而斯在彼苒苒者何爲是知禮之於己如我有徒筠之於竹如我有膚理無特立義必相須堅剛自持雖貫四時而莫改賞翫不足奚可一日而或無嗟乎皮之不存何以具其體心之不固何以謹其禮所以大戴之記足徵相鼠之詩爰啟君子之道斯其象諸示外以固執中而虛闊寒暑之不變齊榮辱之所如天時不侵地利恆積包綠籜而未改交翠葉而不易君子察於此者可學禮而受益

人不學不知道賦

學記

黎逢

君子之爲道也敦詩書閱禮樂俾其潤身而浴德克己而志學亦猶嘉肴在器良玉抱璞肴之知味旣因於嘗玉之成功必由於琢物旣肖旆士亦宜然知此道者必勤學焉若夫卽其講肄齒以胄筵儒風是習素業斯傳以三墳五典爲本以八索九丘爲先存乎博奧究其精妍漁獵乎六籍之內牢籠乎百氏之前得用而行將陳力於休明之代自強不息必苦節於少壯之年於是慎擇其師審取其友師之嚴則尊敬而匪懈友之直則切磋而可久志有所立言無所苟講道德必探其本源進禮樂必盡其先後故業就而青紫可拾器成而瑚璉自負

學然後知不足賦

學記

雍陶

士有倦乎耕耘求諸典墳每下學以爲己期千祿而事君雖歷三冬詞輒輒而未能足用雖觀百氏意歉歉而常如闕聞復得散帙如初攻堅茲始謂尺璧兮易得歎分陰之難止隱居就道欲名垂於千萬年嗜學從師將繼志於二三子當其敦詩閱禮存誠自強恃少壯而能勉勵懼老大而有悲傷微覆簣之遺事慕絕編以同芳親賓兮莫往莫來晝夜兮無怠無荒始焉勵己似功誠砭砭乍乃收心而學復茫茫豈九流之深豈六藝之祕抑由彼學者請益而尙少雖勤而未至又安得食而求飽困而欲寐忘匡氏之心無蘇君之志由是其意彌堅其業彌專開卷且爾服膺拳然不出戶期知萬里不下帷寧止三年欲罷不能所求廣矣大矣以思無益故得藏焉修焉儻易足於謏聞無求備乎講究顧羣籍而是棄雖勤師而莫誘若然者將微功并棄於前俾洪名疾沒於後所以大器不愧晚成時習以資其學殖日就而冀其經明靜而專敏而立既勤勤而曾不息又孜孜兮如不及大矣哉學者之心信地芥而必拾

冠賦

玉藻

趙良器

懿哉聖人之所爲觸類而長緣情以施大則察乾坤之用小則稽鳥獸之儀近取諸身旣制冠以象德遠取諸物亦模範而開規裝玉彩而晶耀鈿珠華而陸離禮容於是乎克尙首飾於是乎攸宜故柔以虛中剛而勁外惟德是輔惟仁是大綴香簪以半出垂寶纓而雙對珥白筆以孤懸忽紺髮而繁會若乃九門朝啟千官奉職劍履鏘鏘旌旗翼翼趨玉階以雲聳入金門而電絕於赫朝廷其儀不忒此乃禮容之有則也爾其尊卑異制古今殊情備鵠所以貴勇加蟬所以貴清進賢表文者之號章甫尊儒者之名獬豸觸邪惡佞臣而直指駸駸崇節光近侍以增容此又威儀之孔明也是以舉之有節施之無妄或用晦而冕旒或蔽聰而薤纊居止而不失其職得位而不愆於上每守分以自安故雖高而不亢此乃進退之惟當也客有賦之而歎曰夫檢身者禮表容者服服之不稱必近於妖祥禮之或差自階於傾覆故君子履道以遠害小人崇奢而取戮鄭藏聚鵠果貽出境之誅疏受挂門克保永終之祿則知逆理者天之所禍順常者神之所福況乎在位之庶寮可不鑒茲而敬肅

笏賦 玉藻

王子先

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辦方位垂衣裳制茲手板整乎維綱莫不明有德著才良法天地體陰陽欲其表行見能則外文而內質取其前讓後敬則上圓而下方笏之時義遠矣大矣蕭何列其深規郭璞辨其微旨請原爲用之本特申造作之始採文竹拔象齒爰謀爰相載考載擬華琬功錯英明卓時煥飛霞綴流晷殊相逸發奇文秀起五嶽備焉四瀆具矣上及君帝下及庶士或魚鬚而表其章或玉珽以申其美故能朱紫不奪尊卑咸理懿夫植性端平文理中正間瓊弁而雪白對華纓而冰淨出入必書俛仰惟敬其在宗廟卽摺而請享其在朝廷卽端而受命豈不用捨隨時物莫之令雖冠冕之貴黼黻之飾徒有備於朝儀孰與茲而同德

射宮賦

一作太學射堂賦

周存

觀射堂之攸設知射侯之有以非取善於生皮蓋繹心而正己故王用制之而諸侯是務擇以習焉而射宮觀美莫不比乎禮樂和其容止將申明於德行必審固夫弓矢皇家之闡化也稽古議酌前修茲宇旣啟茲道惟休職備乎司射事集乎司裘采蘋采芣乃施有度以熊以豹實命不猶是用外直諸體內正乎志循聲而發彼有的得祭而益乎爾地苟斯義罔取或承之羞旣于德可觀則無不

利豈徒稱善者五舉正者四誠有國之恆規而擇賢之盛事曩者天下無虞邊庭生變動搖我區域
辛螫我方面救弊者權必反常以合道靖難者武故訓人以知戰于是大閱禮行大射義息司馬無
祭侯之事梓人罷棲鵠之職蓋弛張之道因時而沿革之宜可議方今寰海謐如以無事射堂歸然
而獨存綵侯不張而遠國來屬貢士不習而盛德必敦故夫五帝殊儀三王異禮咸登太和與至理
莫不雍雍而濟濟是知崇樂非鐘鼓之器立德爲正鵠之體也鄙生乎堯日選乎璧池達弓矢之妙
旨偉棟宇之宏規儻斯道而可復庶當見擇之刑儀

珪璋特達賦

聘義

楊諫

稽上古之貴德考先賢之立言偉珪璋之挺異同君子之不設是以先王之制斯器也不資於璞珉
而采之于璵璠欲使執之者比德佩之者克念自然威儀式序而有要有倫班秩以明而不濫不僭
徒觀乎貂蟬巍峨以耀彩組綬暉映以生文使夫閭信義堅貞以守職感瑕瑜不掩以事君故能靖
恭厥位克舉其勳豈不由珪璋與賢哲相成其業曠千古而流芬則聖哲之創物也誠有足而稱云
原夫世人莫識荆山之裏藏精淪滓爲寶未用多歷年祀笑瓦礫之相和喜蘭蓀之狎士嗟乎道不

常屈終收卞子鶻錯而眞質自然拂拭而夜光特起悲楚君之瞽昧曷砥砭之能似旣而玉人政治珪璋自尊短長有制規矩攸存其聲清越其潤溫溫處掌握而升玉砌隨佩服而列金門暉映增美炯然自持涵瑞日之洞澈凜寒風之淒其然後知至寶之成器允夫天下之不疑亦猶賢人君子遭逢惟時有強學懷書清規皎如以不貪爲寶思琢磨自居感珪璋之特達期哲人之吹噓

小國附庸判

失名

甲有子男之爵田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司以違禮科之不伏

列爵惟五肇侯伯而成規分土爲三自夏殷而立制爲之中上次以卿士式序代耕之祿攸均列國之田任土歸餘則聞恆政朝宗會正豈得踰閑惟甲策名膺茲利建朱羽入貢漸飛鴻以成儀白茅致封均錫馬之蕃庶子男爲秩雖居尊爵之榮井邑分疆爰在閑田之列里不充于五十國誠在于附庸文軌則同朝覲非及禮不合于天子事將託于諸侯抑惟典常孰爲乖越科之不伏誰謂非宜

不除姊喪判

失名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之嘆情旣鍾于

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況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爲苟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代曾參答弟子書

宋歐陽修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思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繼明之禹湯文武該治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繼明之該治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觀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

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歎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徒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